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十卷

〔英〕大卫·李嘉图 著

商务印书馆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十卷

斯拉法主编

陈福生 林纪熹 译

高卓校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EDITED BY
PIERO SRAFFA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VOLUME X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55

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译出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十卷

斯拉法 主编

陈福生 林纪熹 译

高卓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123-4/F·12

1989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31 千

印数 2,000 册

印张 101/16

定价: 3.65 元

中译本前言

本卷为彼罗·斯拉法主编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十卷。从本卷的内容为文字这一点上说，它应该是全集的末卷；因为，作为全集原版实际末卷的第十一卷，只是全集的索引。但从本卷内容的性质上说，它又只能称为已由第一卷至第九卷构成全集的附录。

本卷包括下列各部分：

- (1) 大卫·李嘉图回忆录
- (2) 李嘉图回忆录补遗
- (3) 李嘉图经商
- (4) 家信和私人通信选
- (5) 大陆旅行记(1822年)
- (6) 附录

所以，本卷是以和李嘉图个人生活有关的若干文字记载为内容的传记性的文集。它和主要以李嘉图学术为中心的第一至九卷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当然，传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作家的思想、学术，但它究竟不是他的思想和学术本身。

“大卫·李嘉图回忆录”是本卷的开场篇。这篇，据说是大卫·李嘉图的一个兄弟写的“回忆录”，以无署名的形式发表于1824年出版的《1823年讣告和死者年谱》。虽然，如本全集编者所说的，后来，从麦克库洛赫起的李嘉图传记作者，在提及李嘉图早年生平时，几乎完全取材于它；但它究竟不是一篇完整的，或者详尽的李嘉图传记。在没有一本完整的传记的情况下，“回忆录补遗”

为我们提供了李嘉图的父母亲双方的家庭，李嘉图的少年时代和教育，他的婚事，他和他老家的决裂，李嘉图的兄弟姐妹和子女等等的情况。

第三篇“李嘉图经商”，虽然是占有 39 页篇幅的一题，但实际上仍然是对于“回忆录”的补充。因此，这前三篇都是由别人写的，作为李嘉图传记的资料编入本卷的。

第四和第五篇“家信和私人通信选”和“大陆旅行记”的性质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后者，除第一封是寄给詹姆斯·穆勒，作为李嘉图在伦敦的朋友中传阅的通信外，其余都是李嘉图写给他的儿子和媳妇，让他们交给留在伦敦的他的家属传阅的通信。

这些通信固然反映了李嘉图私人生活的一面，但比起全集的第六至第九卷中的通信，它们的重要性恐大有逊色。

“家信和私人通信选”似乎只是编者所能收集到的李嘉图这类通信的一小部分。所谓“选”者，并不是编者在李嘉图若干家信和私人通信中有目的地挑选出者，而是已收入全集第六卷至第九卷通信集中的残余信件，而且只是如编者自己所说的，“这些函件多半是李嘉图自己挑选出来的，这些函件包括各个时期他认为需要保存的函件，本书除了把他的通信人写的信刊出来外，还复制了一封他的亲笔信”。至于李嘉图为什么要“选”留这一些信件，恐怕编者也说不出其所以然。

至于“大陆旅行记”所写的几乎都是旅行中的生活琐事。我们知道，李嘉图在这一次大陆旅行中，曾在日内瓦和巴黎多次见过萨伊。我们很自然地期待着这“旅行记”能提供较多的情况。但结果是不如人愿。在 1822 年 9 月 16 日和 19 日写的“旅行记”中，他提出在日内瓦和西斯蒙第两次会见。但是除了说，在第一次会面中，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和我很大分歧”，他和布罗格利公

爵“常常联合把他难倒,使他只好承认说,他尽管不能立即答复我们的问题,但他还是认为那些问题是能够回答的”;又说,在第二次会见中,在大部分谈话涉及政治经济学时,西斯蒙第和布罗格利公爵争着发言,“西斯蒙第和公爵的讲话可称为简短演说”外,他没有提出他们讲话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学任何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而关于在巴黎和萨伊的会面一事,则在巴黎“旅行记”中毫无提及。在全集的第九卷,李嘉图给詹姆斯·穆勒的信(第506—509号),给玛丽亚·埃奇沃思、特劳尔和马尔萨斯的信(第511—513号)中,他也曾比“旅行记”稍为详细地叙述了在日内瓦和巴黎与西斯蒙第、萨伊和其他学者的会见和交谈。遗憾的是,这些叙述也没有具体的内容。但从分量上说,“旅行记”在透露日内瓦、巴黎的会谈的信息上,与其说它是第九卷通信集的补充,不如说它是后者削弱的回声。

总之,本卷只能是全集第一至第九卷的附录,而所补充者,也如编者所说的,不是一篇系统的传记,而只是若干有关李嘉图生平和性格材料的“杂集”。

陈岱孙

1987年6月20日

目 录

序	1
大卫·李嘉图回忆录(由他兄弟中的一个所写)	3
对回忆录作者的注释	12
《李嘉图回忆录》补遗	15
一、绪论	15
二、亚伯拉罕·李嘉图家族	16
三、德尔瓦利家族	24
四、李嘉图的童年和教育	27
五、独立和结婚	33
六、威尔金森一家	39
三个注释:	42
关于李嘉图在伦敦住处的注释	42
俱乐部和协会注释	45
画像注释	48
家庭成员录	51
1. 大卫·李嘉图的兄弟姐妹	51
2. 李嘉图的子女	58
李嘉图经商	63
一、证券交易所股票买卖经纪人	63
二、债券承包人	70
三、谣传	84
四、投资和地产	88

五、李嘉图的遗嘱	96
家信和私人通信选	99
一、早期写给乔赛亚·亨利·威尔金森的信	99
1. 李嘉图 1795 年 9 月 10 日从布赖顿给威尔金森的信	99
2. 李嘉图 1795 年 9 月 20 日从布赖顿给威尔金森的信	100
3. 李嘉图 1798 年 9 月 17 日从伦敦给威尔金森的信	102
4. 李嘉图 1802 年 11 月 29 日从斯托克证券交易所给威尔 金森的信	102
5. 李嘉图 1802 年 12 月 1 日从迈尔区给威尔金森的信	103
6. 李嘉图 1815 年 3 月 31 日从上布鲁克街给威尔金森的信	104
与乔赛亚·亨利·威尔金森的其他通信	105
二、李嘉图给老医生的信, 1803 年 9 月 12 日	108
三、1803 年 5 月 5 日骗局(1806 年的一封信)	111
四、1807 年的公债(1808 年的两封信)	113
五、雅各布·李嘉图	116
六、两位妹妹谢绝礼物	119
七、1812 年 10 月 20 日参观剑桥	121
八、给酒商的信[1815 年]	125
九、坎伯兰事件	128
1. 西德尼·坎伯兰 1816 年 1 月 22 日给李嘉图的信	129
2. 西德尼·坎伯兰 1816 年 1 月 27 日给李嘉图的信	129
3. 乔治·坎伯兰 1816 年 1 月 28 日给李嘉图的信	130
4. 李嘉图 1816 年 1 月 30 日给乔治·坎伯兰的信	131
5. 乔治·坎伯兰 1816 年 2 月 2 日给李嘉图的信	134
6. 李嘉图 1816 年 2 月 4 日给乔治·坎伯兰的信	139
十、一个仆人和两个主人	142
谢泼德 1816 年 12 月 21 日给李嘉图的信	142
李嘉图 1816 年 12 月 25 日给谢泼德的信	143

十一、范妮的婚姻	143
E. 奥斯汀·森 1818 年 11 月 30 日给李嘉图的信	144
李嘉图 1818 年 12 月 5 日给 E. 奥斯汀·森的信	145
十二、李嘉图 1822 年 4 月 20 日给玛丽·安小姐的信	146
玛丽亚·埃奇沃思给她家的信	148
1. 1821 年 11 月 9 日从盖特科姆庄园写给她继母的信	149
2. 1821 年 11 月 10 日从盖特科姆庄园写给她继母的信	150
3. 1821 年 11 月 12 日从盖特科姆庄园写给她妹妹露西· 埃奇沃思的信	151
4. 1822 年 3 月 9 日从伦敦写给她姑母拉克斯顿夫人的信	153
大陆旅行记(1822 年)	157
大陆旅行记小引	157
大陆旅行记	160
1. 从伦敦到布鲁塞尔	160
2. 从布鲁塞尔到海牙	168
3. 从海牙到阿姆斯特丹	174
4. 从阿姆斯特丹到科布伦茨	184
5. 从科布伦茨到卡尔斯鲁	191
6. 从卡尔斯鲁到苏黎世	199
7. 从苏黎世到梅林亨	210
8. 从梅林亨到洛桑	218
9. 日内瓦	227
10. 日内瓦、夏蒙尼、科佩	230
11. 从日内瓦到多莫·多索拉	240
12. 从多莫·多索拉到维罗纳	248
13. 从维罗纳到佛罗伦萨	258
14. 从佛罗伦萨到热那亚	266
15. 从热那亚到都林	276

16. 从都林到巴黎	283
17. 巴黎	290
附录	294
译名对照表	303

序

这一卷，虽不能说是一篇系统的传记，但却是构成李嘉图生平 and 性格的资料。这一卷以李嘉图兄弟中的一个所写的回忆录开始，然后以补遗形式提供一些显露出来的新情况，即李嘉图所生长的家长式家庭的情况，李嘉图青少年时期及该期间所受的教育，一直到他最终和双亲决裂的情况。接着的几章介绍了他作为证券批发商和债券承办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以及他如何利用所获得的财产。最后是一系列的家信，表明李嘉图的种种心情和所处的环境。一句话，这一卷是片断性记录，说明其他各卷所没有提到的李嘉图生活的某些方面和某些时期。

尽管选择私人函件不象经济通信那样有一致性，但据说这些私人函件多半是李嘉图自己挑选出来的，这些函件包括各个时期他认为需要保存的函件，本书除了把他的通信人写的信刊布出来外，还复制了一封他的亲笔信^①。在这些私人函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写给他内弟 J. H. 威尔金森的信，这些信在时间上比迄今所知道的他与其他人的通信早了十五年。此外，1822 年欧洲大陆旅行的日记，过去只在私人中流传，而且删了一部分，现在我们把它完全刊布出来。

编者再一次感谢已故中校 H.G. 李嘉图和弗兰克·李嘉图先生，也感谢大教堂牧师会成员霍勒斯·李嘉图、威尔金森和彼得·W. 李嘉图先生，他们帮忙查出李嘉图家史并把他们掌握的原稿和

^① 中译本省略了。——译者

文件交来使用。承蒙前任英格兰银行顾问 O.M.W. 斯普拉格教授和现任英格兰银行副总裁汉弗莱·米诺斯先生的同意,能够使用英格兰银行的档案。同样地,关于证券交易所档案的使用,编者要感谢该所总务委员长前秘书 A.L.F. 格林先生。约翰·默里爵士从他的出版社提供了情况, H.E. 巴特勒教授从玛丽亚·埃奇沃思个人书信文件集中提供了资料,特此表示谢意。威尔弗雷德·S. 塞缪尔先生,埃德加·R. 塞缪尔先生,特别是已故的 J.N. 纳巴罗先生,对考察李嘉图家世帮了很大忙。最后,编者得感谢巴巴拉·洛夫人,她帮助我为日记作了注释,还得感谢埃杜尔·罗森堡博士,他在荷兰进行了调查,并感谢埃伦·H. 格林女士,她调查了李嘉图在哈克尼和唯一神教堂的关系。

彼罗·斯拉法

1954年4月于剑桥三一学院

大卫·李嘉图回忆录^①

(由他兄弟中的一个所写)

由于李嘉图先生的传记没有提到他的早年生活，所以这方面的记载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或兴趣。他的父亲是荷兰人，亲戚们很有地位，年轻时到英国游览，很喜欢英国，入了籍，落了户。进证券交易所后，由于能力强，廉正不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发了大财，在他活动的那个圈子里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结婚后，生育了许多子女，本文所叙述的大卫乃是第三个儿子。大卫 1772 年 4 月 19 日^②出生，受到了注定要搞商业的人通常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年纪很轻就被送到荷兰。他的父亲打算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再加上自己的生意主要在荷兰，所以决定把他送到那儿去，使他熟悉情况，并要他在自己认为很好的学校念书。两年后，返回英国，在公立学校继续念书，直到他父亲要他经商为止。有空的时候，他还从自己所乐意追随的名师那里得到教诲，但他没有受到所谓古典教育。我怀疑古典教育会不会给他带来好处，古典教育也许会使他在早年专攻一门课程，养不成深入思考的习惯，而正是深入思考的习惯使他最终能卓有成效地研究最深奥、最复杂的问题，作出重要发现，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

流行的说法是，李嘉图先生出身寒微，没受过任何教育，这不是事实。人们这么想是由于联想到他的父亲，那是极不应该的。

① 根据《1823 年讣告和死者年谱》。关于原作者，参看第 12 页。

② 从下面第 27 页注释 4 中可以看到，正确的出生日是 18 日。

他父亲一向很富裕，亲戚们也很有地位，他能够而且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受到谋生所需要的教育。

在幼年和少年时期，李嘉图先生似乎没有表现出具有非凡的才智，甚至连眼光锐利的观察家也不敢预言他会取得卓越成就。但他功成名就后，那些从小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却回忆起了他小时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却足以说明丰收乃是温暖春天的自然结果。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具有稳健和坚定的性格。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开始让他在证券交易所工作，很信任他，交给他比他要大得多的人都很少能得到的权力。十六岁时，他的父亲将他的两个弟弟托付给他，由他把他们送到荷兰，他的双亲对此非常放心。李嘉图先生年轻时就爱好抽象推理和一般推理。虽然没有人鼓励他养成推理的习惯，相反地却确实有人劝阻他，但二十岁时推理性著作偶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感到兴味盎然，对书中的观点作了深入思考。即在这时候，凡是 he 感兴趣的题目，他就倾注精力研究到底，凡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意见，他则固执己见，一直到成年时，这仍是他性格的特征。

他的父亲是个很有才智的人，但没有受过教育。他偏见很深，在宗教、政治、教育等方面盲目地接受其祖先的看法。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要儿女们也照着去做。可是他的儿子大卫对重要问题非经仔细研究绝不赞同。也许正是由于反抗这些偏见，使大卫具有了非凡的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使家庭的其他成员受到了影响。

二十一岁多一点，李嘉图先生结了婚，离开父亲自立了。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他给证券交易所内最有身分的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家都愿意在他的事业上帮助他。

他的父亲廉正不苟，声誉极高。而这正是经营大事业首先必需具备的品质。由于具有父亲的这种品质，并且具有人人所喜爱的才能和其他优点，李嘉图先生一开始着手自己的事业便具有了获得成功的极大可能性。这一成功使他感到极其乐观。起初，虽不是完全一帆风顺，但过了几年，他就完全精通独立经营了。在这时期，他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到了自己经营的事业上，但等到不需要这样全力以赴之后，他就把注意力转到其他问题上。

这时，他大约二十五岁，由于受一位亲密朋友的影响和怂恿，他把空闲时间花在研究数学、化学、地质学和矿物学的一些课程上。他设了一个试验室，收集一些矿物，并且成为地质学会最初的成员之一。但是，他对这些学科的研究并不特别热心，在研究这些学科的兴趣完全消失之后，他便又转而深入研究他所喜爱的其他学科了。

人们对他在盈利发财方面的才能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他在经营方面表现出来的非凡能力与他在其他方面的才能相比，也许更为明显。他深得经商的全部奥妙，能以快得惊人的速度计算数字，能毫不费力地进行他所关注的大笔交易，他遇事沉着，判断准确，再加上他自己在公众事务上运气亨通，这一切使他能够把证券交易所中的同时代人都远远甩在后面，并使他不仅在财产上，而且在性格和所获的评价上，都大大超越了从前在交易所经商的人。他的竞争者对他的这些品质都有绝深的印象，以致其中极有眼力的几位在他还没出名之前便颇为敬佩地预言他将在国内取得某种最高的地位。

李嘉图先生直到在年岁稍长之后，才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政治经济学方面来。为了照顾他夫人的健康而在巴思滞留期间，他开始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很喜欢这部著作，但是这时由于他

对其他问题也具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大概只用了部分精力来阅读它，几年之后，他才明显地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这部著作上。

李嘉图在生意中跟英格兰银行有了与他当时所从事的研究关系密切的大量交往，这引起他思考通货问题，他想找出硬币和银行钞票为什么在价值上有所差距、钞票为什么会贬值。在这期间，他把大部分注意力都用于这些方面，并常跟朋友们中有志于从事这一研究的人交换意见，朋友们劝他把他的这些心得写下来，不过他当时丝毫没有想到会把它发表出来。

后来，李嘉图把手稿寄给他主办《早晨纪事报》的朋友佩里先生看，佩里先生劝他在该报上发表。李嘉图虽不大愿意，但也还是答应了。这些手稿最初是以书信形式署名 R. 发表的，第一封信刊载在 1810 年 9 月 6 日的《早晨纪事报》上。^① 这些信发表后，李嘉图收到了许多复信，其中有一封以“钞票的朋友”署名。李嘉图不久便发现，这封复信是他的一位理解力很强的朋友写来的^②，这位朋友本来激烈地反对李嘉图的学说，而现在却变得完全支持李嘉图了。

这个问题所引起的兴趣使李嘉图产生了进一步阐述的动机。不久后他即以《关于通货的贬值》为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有的为之辩护，有的则竭力反对。对于反对者，李嘉图只答复了一位博赞克特先生。他这样做的目的倒并不是想反驳博赞克特先生所提出的论点，而是想进一步有力地加强他自己认为有实际效用的观点。过了一段时间，已故霍纳先生将这个问题带到了议会，议会设立了一个委员

^① 实际上，这封信是 1809 年 8 月 29 日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没有署名，参阅《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3，注释①，并参阅第 12 页。

^② 哈奇斯·特罗尔。

会来调查这个问题，调查的结果恰恰证实了李嘉图的学说。著名的《锭形金属报告》和李嘉图小册子上的论点十分吻合，而委员会收集的事实根据正好证明了李嘉图所推测的准确性。

有些人把最早提出锭形金属问题的功劳归于霍纳先生；然而，尽管霍纳耐心地坚持调查这个问题，而且很有才干地提出报告，这些都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但是，货币学说发展到如今的完善程度，则主要还应当归功于李嘉图先生。

这本小册子所产生的其他效果之一，便是使李嘉图先生接触到了很多第一流的文人，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许多人亲近他，一切了解的人都赏识他的才能。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撰写《英属印度史》的那位著名作家穆勒先生，他们两人最终成为至交。对李嘉图先生影响最大的人也许寥寥无几，但穆勒先生却能算上是一个。李嘉图先生一直认为穆勒先生具有卓越智能。他的判断、他的识别力和他的观点，都使他比起别人来更能影响李嘉图。他们两人互相敬重；不难看出，李嘉图赏识穆勒的意见，而穆勒也尊重李嘉图的意见。

李嘉图的第三部论文论述的是租金。这是马尔萨斯曾经写过的问题，但李嘉图对这个问题写得非常透彻，把租金的真正性质阐述无遗。

众所周知，格伦费尔先生作为议会会员曾有一段对英格兰银行的业务进行了调查。李嘉图先生对于这一点很感兴趣。这时，李嘉图由于撰写货币问题的论文赢得了很高的名望，于是有人劝他对格伦费尔先生开始进行的受人称赞的工作助一臂之力。他起初完全出于自己常常表现出来的缺乏自信而推辞了，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劝告，出色地阐述了银行业务，并提出了搞经济货币的建议。那时，银行董事对银行股东们具有极高支配地位，有些股东，